

月光之爱书系

青草垛

铁凝——著

◎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青草垛

铁凝——著



 重庆出版社
重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草垛 / 铁凝 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2.7
(月光之爱)

ISBN 978-7-229-05374-1

I. ①青… II. ①铁…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38698号

青草垛

QING CAO DUO

铁凝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策 划: 廖华章同人

出版统筹: 陈建军

主 编: 贺绍俊

责任编辑: 陈建军 张好好

特约编辑: 黄卫平

责任印制: 杨 宁

营销编辑: 张 颖 魏依云

封面绘画: 车前子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投稿邮箱: bjhztr@vip.163.com

三河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ss.tmall.com 直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9.5 字数: 185千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贺绍俊

月上柳梢头，古今中外多少爱情之花是在月光下绽放。月光无限，爱情永恒。这正是我们将这套书系命名为“月光之爱”的用意。月光还象征着女性的温柔，它表明了这套书系均出自女性作家之手。当我们浏览古今中外的优秀小说时，也许会发现这样一个奥秘：女性作家讲述的爱情故事更加美丽、更加打动人心。正是这一缘故，促使我们下决心来编辑这套女性作家爱情小说书系。

社会意义和经典意义，是我们编辑这套书系的两大目标。

这套书系主要以新时期以后的小说为收录对象。新时期文学开启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新纪元，中国社会从此也开始了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初始，女作家张洁的一篇

《爱，是不能忘记的》，曾经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人们从作品中感受到了作家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但伴随着社会的变迁，我们越来越感到这篇作品的寓意深远，张洁仿佛是一位预言大师，当她在社会复苏的时刻，就预见到了富裕起来的人们逐渐会把爱情遗忘，因此她告诫人们：爱，是不能忘记的。事实印证了作家的预见，经济的发展带来欲望的膨胀，物质主义盛行，爱情越来越不被人们珍惜，但唯有文学始终与爱情相伴，作家始终在为爱情呐喊。作家们以富有魅力的叙述，保存着爱情这一人类最美好、最神圣的情感。那些在现实中迷失了爱情又渴望寻找到爱情的年轻人，或许能够从文学中获得勇气和力量。我们尤其不能忽略女性作家对爱情的书写，她们是爱情最真诚的守护人。因为正是从新时期以后，女性意识得到空前的觉悟，女性作家可以走出过去的思想迷津，对爱情被亵渎、被消费、被欲望化、被商业化的现实困顿看得更加清楚，批判也更加有力，她们凭着女性特有的敏锐和细腻，能够发现在恶浊的现实环境中爱情是如何顽强生存的。女性作家新时期以来对爱情的书写，不仅真实地记载了在社会大变迁中爱情的遭遇，而且对爱情做了现代性的思索。这恰好是我们编辑这套书系的出发点，我们力图使这套书系彰显其社会意义，读者阅读这些爱情小说，或许能够对当代爱情有更形象和更深切的理解，或许会对爱情更加充满信心。

我们的第二个目标是追求其经典意义。新时期以来的三十余年，女性作家所创作的爱情小说，经过岁月淘洗，逐渐形

成了不少经典性的作品，如王安忆的“三恋”，铁凝的“三垛”。有的还介绍到国外，融入世界文学的谱系之中，如徐小斌的《羽蛇》。我们希望这套书系能成为一套打造经典、激发原创的书系。我们想以选编这套书系的方式促成经典的成型，同时也以这套书系集合女性作家的智慧，激发女性作家的原创力，不断推出新的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因此，从经典意义上说，这应该是一套承前启后的书系。“承前”，就是要把当代女性作家已有的成果集中起来，展现在读者面前。承前也是为了启后，“启后”，意味着这套书系注目于女性作家在当下和未来的写作，为女性作家的原创性提供实现的平台。因此我们同时还要期望女性作家们思索爱情所面临的新问题，为这套书系写出新的作品。而新的经典也必将在这种承前启后的不断积累中锻造出来。

海上明月共潮生，当女性作家对于爱情的优美叙述会聚到“月光之爱”时，一定是“潋滟随波千万里”的壮丽景色，我们更期待，女性作家共同建构起的爱情的理想家园，能够成为每一个人的心灵栖息之处。让爱的月光照进每一个人的心灵，也许这才是古人所憧憬的“何处春江无月明”的真正含义吧。

目录

序（贺绍俊） / 1

青草垛 / 1

棉花垛 / 68

麦秸垛 / 144

午后悬崖 / 226

青草垛

.....

正月里说媒二月里娶，
三月里生了个小儿郎。
四月里会爬五月里走，
六月里会叫爹和娘。
七月里进京去赶考，
八月里中了个状元郎。
九月里领兵去打仗，
十月里得胜回朝堂。
十一月得了个拉塌子病，
十二月蹬腿见了阎王。
这就是来得容易去得快，
起名儿就叫两头忙。

——河北鼓书唱段

我们村在县城以西，离城四十里。这四十里的路走起来四种模样：一出县城是柏油路，叫你以为这路就这么一马平川地走下去了。可不是。柏油路只有十里，过两座土窑，过一个小尾寒羊配种站，就变了土路。这两座窑一座烧灰瓦，一座专烧花盆。我们县里花盆有名，外地行人过我们县都要捎些花盆。有时连坐高级车的干部路过，也常常对司机们说：停停，捎俩。那时，锃明瓦亮的轿车和土窑摆在一起很不相称，可花盆还是被司机装进后备箱。小尾寒羊设起配种站，是因为这两年它成了山区推广的好羊种。它耐寒，毛长，杀了以后肉鲜嫩，皮毛在市场上也成了抢手货，肉和皮都能卖好价钱。我们县还产什么？出产镐把儿，锨把儿。有的地方叫镐柄儿，锨柄儿。镐把儿也罢，锨柄儿也罢，一根一米左右的木头棍。别小看这一米长短的木头棍，农村离不了，城市也离不了。干庄稼活儿的使它，盖高楼，修公路、铁路的也使它。镐把儿、锨把儿就出在我们县的山上。我这个人说话爱出岔儿，小时，我父亲说我说不成个话，一扯扯到二狗家。上学时老师说我说话跑题儿，说“打住打住”。我上过学。

刚才我说的是走路。一过土窑和小尾寒羊配种站，就上了土路。一上土路就遇到了一个接一个的“大浅窝”，那是车轮们碾轧出来的大土坑，每个坑都有二三尺深。车在这里走一走摇三

摇，走完这十来里土路，还要走一阵铺天盖地的鹅卵石。其实这不是路，是一条故河道。河道里很少有水，有水也是一股涓涓细流。与鹅卵石并存的是蒿子：香蒿子，臭蒿子。夏天翠绿，秋天一过就变得枯黄。走出故河道才像上了正路，才是一个全新的天地。我们这里的人有把这地方叫仙人峪的，也有叫神仙峪的。总之还是那句话，那是一带全新的天地全新的路。要是你念过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不难想出它的风采了。这里路虽不宽，脚下伴你一路的却是清凉甘甜的溪水。这溪水有时明澈见底，有时深得瓦蓝。左右一两步开外，是陡立着的悬崖峭壁，峭壁上遍是青松和鲜花。海棠最多，杜鹃、悬崖菊都有，还有原始植物羊齿兰。有人说这羊齿兰本生在侏罗纪，和恐龙同生一个时代。今天在我们这里却能找到它的踪迹。还有蝎子草，它蜇人。不知它习性的人净挨蜇。蹭着走蜇小腿，蹲下解手蜇屁股。再往上看，是天空。天空干净得像每天都有人擦洗。你顺着这条河走吧，不知不觉就能走到我们村。我出门在外，不论是忍了饥，挨了饿，忘了形，一走进仙人峪，心就会“豁”的一下静下来，心里只剩下一个感觉：往前走，是我的家。

我们村叫茯苓庄。

我叫一早。

我死了。

我二十四岁了。

二

我们茯苓庄，是个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从仙人峪岔出来往半山腰走，再走二里山路便是我们村。

茯苓庄周围山上真有茯苓。茯苓是药材，叶子像根达菜，入药的部分是它的根。那块状根像土豆，像白薯，发现一棵茯苓，就能刨出十几斤，刨二三十斤的也有。现时一斤干茯苓能卖五六块钱。可茯苓不那么容易找，它长在很高的地方，它对小气候，对土质的干湿要求也高。挖茯苓可不易。重要的在于发现，发现茯苓就成了我们村祖辈传下来的事业。就像我们都割草一样，割草也是祖辈传下来的事业。你进了茯苓庄立刻会发现，家家院里都晒着茯苓，家家房前屋后都有一两垛草。茯苓卖钱换粮米；烧火、铺炕、喂牲口乃至盖房都需要草。这茅草、荐草、星星草在青的时候被割下来晒干，垛成垛，直到这垛由青变黄，又是一年。草里也夹裹着蒿子、小胡麻、面姑娘，它们混在草里也叫草。有时我就想，本来人们割的不是它们，可谁让它们和草长在一起，才受了草的累。

青草垛起来，高过低矮的石头院墙，高过柴篱门、丝瓜架，有的还高过屋檐。从山上往下看，茯苓庄的房子倒成了草垛的点缀。草垛像一带绿色的丘陵绿色的云，早晨、中午和黄昏，家家做饭时，烟便从这丘陵里升起来，一会儿就笼罩了青草垛，

烟散尽，青草垛再显出来。

茯苓和青草既是茯苓庄人的两大事业，村里的许多事就都关系着它们。大到人的生计、吵架、和好；小到给孩子起名，都离不开这两样。先前茯苓庄生下男孩都叫草：一草、二草、三草……老草、大草、小草……夏草、春草、冬草、秋草。那么女孩子该叫茯叫苓了：大茯、二茯、三茯……大苓、二苓、三苓……春茯、秋茯、冬茯……春苓、秋苓、冬苓……有叫十五苓的，有叫黑、白茯的。这是老年间的事。后来村里来了一位能人（有说南蛮子的），说，女的叫茯叫苓倒也文雅上口，这草可万万叫不得。官家将百姓形容成草民，百姓自己就不能把自己认作草。有人请教那能人今后起名要怎样把握方向，能人说，这样吧，把草字头去掉叫早也比叫草好。早也是个吉利——做事讲究赶早不赶晚，务农经商对自己也是个催促。于是，茯苓庄不知从哪代起，男孩起名都改成了早：一早二早三早……有叫十八早的，那是叔伯哥们儿论大排行排下的。我叫一早，我爹叫七早。村里人有叫他七早哥的，有叫他七早大伯、七早叔的。听我爹说，我爷爷叫八早。茯和苓没变化，延续至今。

我在县城上高中时，有位老师主张给我改名。另一位老师却说，一早这名字奇而不俗，像个大科学家，大文人，可不能改。茅以升、张恨水名字都具备这个特点。他说：“茅以升，张恨水，冯一早，你听。”我姓冯。我没有坚持改名，不是为了我名字的奇而不俗，而是怕改了名字别人注意。我害臊，

抬不起头。后来我没有成为大文人、大科学家，我是个收购镐把儿锨把儿的。关于我的上学，后面我还会说。现在我要说的是，关于我的死。

我死了，死在离县城更远的两省交界之地——马蹄梁上。当时我开着手扶小拖斗去收购镐把儿。

从仙人峪再往西四十里，翻过马蹄梁，是桦树峪。桦树峪不光有桦树，山上还有菜木、槟子木。菜木和槟子木都是做镐把儿的上等木材。我从那里收原木，交到石磨镇加工厂，一根能赚一半的钱，我在桦树峪漫山遍野地收，那里有我的关系户。

那天我起得很早，给小拖斗加上油。水不用加，走仙人峪一路都可以加水。我带够现钱，在我的帆布挎包里装上一张饼，两包干吃面，便上了路。我们这一带总算有了干吃面。我常想，这应该叫时代不饶人，时代到了这一步，有些东西你不吃也得吃——比如干吃面，有些东西你不玩也得玩，比如卡拉OK。我吃干吃面，也玩过卡拉OK。干吃面这玩意儿对于出门在外的人还是颇具些意义的，它带起来轻巧，可干嚼，也可以泡水吃。就像给小拖斗上水一样，在仙人峪泡面，随时也会有水。包里的小调料用凉水虽然泡不出什么滋味儿，可这东西还是不同于茯苓庄锅灶里炮制出的气味儿。你只要一打开那层印制精美的包装袋，一股外界文明便扑面而来。我出门常带着干吃面，在路上，在镇店，遇见这东西我都会毫不吝惜地买几包。

我装上干吃面，开着小拖斗，走出仙人峪，翻过马蹄梁，来

到桦树峪。我的老关系户们立刻就把我包围起来。这时我真的觉不出我是个做小买卖的，对于他们，我倒成了一个高人一等的救世主，一个达官显贵。那些扛着树棍子找我卖钱的本是和我一根同生的山民，现在倒成了我的臣民。我让他们挑最直溜的树棍子砍，我给他们把木棍子划出等级，我给他们按等级付款。一根一等菜木棍通常是三块五毛钱，一根一等槟子木通常是四块钱。槟子木是要高于菜木的。使出来的槟子木通红彻亮，像枣木擀面杖。枣木出不了镐把儿，枣木不直，骨节也多。那时，我让他们把手里的东西扔上我的拖斗，我把现钱立时付给他们。他们一五一十地数着钱，脸上露出满足的憨笑。他们一定在想，占便宜的是他们。这想法也颇有道理，一个长在山上的木棍子，没人收购就永远是木棍子长在上山。可是他们却很少想到占大便宜的是我，我跑一趟桦树峪少说也得收五百根。每根按50%毛利计算，便是一千五百元。再说我每次也不止收五百根，我的车能装多少我便装多少。小拖斗在路上开起来，山摇地动似的。

这回收的镐把儿我没细算，大约有七百根吧。我把木棍打捋好，两个卖主笑呵呵地帮我车煞紧。有人看我装得太多，太贪婪，便说：“早师傅，行哟，吃得住哟？”他说的是我的小拖斗。我云山雾罩地说：“再有几百根也能装下。”又有人说：“可不比走平路。”我又说：“要的就是这山路。”又有人说：“可得小心点儿，下回别看不见你了。”我没说话。这话说得太不吉利。我鼓着嘴用摇把将小拖斗摇着，小拖斗仿佛对众人宣布

着说：“得，得……别废话了，得……”我们上了路。

这一天是个假阴天，又已入冬，风一吹刺骨凉。出门时我在穿着上虽然也做了些准备，棉袄外边又套了件栽绒领子小大衣，车开起来还是觉得身上单薄。现在我把领子竖起来，再用围巾绑住脖子，就把车往马蹄梁上开。小拖斗“吭哧”着，遭难似的跟我往上爬。马蹄梁总算上去了。我停住车往后看，桦树峪已经不见踪影。这儿已经是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带，今天行人稀少，还真有些瘆人。当我再往梁下看时，一团团黑云正往梁上涌。我知道这不是什么好征兆。有本古书上说“云生丽水”，其实云有时也生恶水。比如现在，雨真下起来那就不是丽水。刚才我停住车本想吃包干吃面，看看我已被四周升起的乌云包围，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我赶紧摇着我的小拖斗，妄想冲出这云的包围。小拖斗又腾云驾雾地摇晃着走起来，可是大雨点子还是噼里啪啦地拍了下来。可能还有冰雹吧。我在死以前，只觉得脑袋被砸得生疼，一时间马蹄梁上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要是风和日丽的日子，你坐在这海拔六百米的梁上，满可以大大欣赏一番这梁上梁下的美丽风光。且不说远处层层叠翠的山峰是何等迷人，单这近处红的土、白的石和遍地汹涌的黄紫相间的花们，就足够你享受一阵子。听说县旅游局也看中了这地方，给它起了名儿叫“花天酒地”。这名儿起得有学问，花是铺上了天，酒地是说地的颜色像葡萄酒。在县城，常听专等拉旅游客人的大小车司机冲游客高喊着：“哎，快上趟‘花天酒地’吧，本县十大奇观之一！”

我真见过不少人在这儿照相，男女们搭着肩，“醉”卧花中。可是现在，我进入了黑夜，我想停住车等天亮。哪知我想停，车却停不住了，风逼着我非走不可。我的手紧攥着车把，像个醉鬼一样左冲右撞。不用说，这离出事就不远了。到底，我和我的小拖斗翻下了马蹄梁。先是我骑在我的座位上飘飘欲仙地向下飘，后来我便脱离了我的位置。我那些菜木的、槟子木的木棍们金箍棒似的朝我的脑袋上乱砸，小拖斗的轱辘也掉了一个，不偏不倚地拍在了我的后心。我们继续向下坠。我想起电影上那些慢镜头，现在我就是这慢镜头中的主演。后来梁上的石头也滚了下来，它们与镐把儿、轱辘、车底盘一起和我滚打，我觉得我先掉了一只胳膊，后来脚腕子也断了一只。接着，我的大胯脱了，我的肠子、肚子正和我一起飞。终于我散落在沟底。我想起古代有种刑罚叫“车裂”，我是被我的车“裂”开的——我死了。我觉出我的心从体内飞了出来……虽然我的头还长在脖子上，脖子还长在肩上，可是我死了。我知道我的死，是因为我的魂还在。

人有魂，这是我大模糊婶给我讲的。虽然，后来我上学，我有了文化，相信无神论，可我也相信人是有魂的。不然为什么我还想到，一心一意地想到我应该用我这只长在身上的右手去捡拾我身上所失掉的一切呢。我在沟里滚爬起来，到处寻找。我找到了我的左胳膊，找到了我的左腿，找到了我的右腿，我的大胯也有了。我又把它们衔接在我身上。让人意外的是，我竟然把我的心也捧回来塞进了我的胸膛，肺也有了，脾、肝都有了，只有肠

肚不见。我变成了一个空人。空就空吧，可我有心，有思想。肠肚算什么，有时也多余。过去，我和我爹就是受了这肠肚的拖累。它整日在我们腹内鸣叫，我们不得不找东西填充它。后来我们幸福了，不为吃喝发愁了，我吃干吃面，那是因为我有肠肚。要是失去了肠肚呢，干吃面也就失去了价值。

我攒好自己，在沟里坐一会儿，养养神。我站起来走走，我轻了许多，我知道，我虽然攒起了自己，我也站了起来，可我没活。那站起来的是我的魂。我大模糊婶说，魂儿轻，走起路来都不带风。

三

大模糊婶是谁？她是我这短短人生故事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她比我爹还重要。

我娘生下我的当天就死了。人们说是我憋死了我娘，我大模糊婶不这么看。她说，没有的事。那么小点儿，生下来还不如一只冻兔子大。那是他娘命不济，谁也没有惹她，在炕上就挺了腿儿。

没有人研究我娘的死因，反正她死了。

我娘怀的我，却是大模糊婶把我接到了人世。她一点一滴地从我娘肚子里往外拽我。要不是她一点点地把你拽出来，还不知谁会憋死谁？这是我爹对我娘生产我的评价。只有这时我才觉